

寄花溪



果庵

「沒有痕迹的歲月，無聲的千言萬語。」這是我也有而說不出來的一種感想。在「寄花溪」中溫習着過去的日子，這裏雖然沒有我，可是都是我所熟知的時間，人物，我於是也好像變做這些幽美的詞句裏之一字一音。花溪在那裏呢？離我們多少遠呢？千里，萬里，乃至不可想像，千里萬里也不妨走到，乃不意橫互着不可逾越的崎嶇。於是只有看着這些詩篇遐想，遐想。這所懷念的朋友，不但是我和南星的朋友，而且應當是所有人的朋友，不過我們有機會接近了他，而別人不見得有罷了，就是這樣一個人，只要和他接近的，一定會和他成爲密切的友人，這個人具有一種 attraction，使你不由自己的親近他。可是他走了，遠在千萬里外，還讓我們與日俱增的思念着，這簡直是殘酷。去年，我重回到住過十五年的古城裏去，憑弔了舊日的遺痕，特別是自己和友人常常聚首的地方，從各種角度觀察，高牆隔住了溫暖的燈火，如「北辰宮」詩中所云：「一幅汗穢窗帘拉起來，不相識的人，不相識的人。」不必北辰宮感覺到，隨處都是可以感覺到的，所以我垂頭喪氣的回來了。

我看見這被思念的友人的七十歲老父，他來寓所特別看我，又和從先一樣，——那時是剛剛離別呀。——從厚重的棉衣袋中，戰顫着掏出花溪的信，字句雖不多，這應當永遠是孩子的詩人心情老了，在誠斥着自己的弟妹如何立身處世，這很潛伏着不少的悲哀，而且又說自己也作了兩個孩子的父親，幾乎不是我們所能信，因爲他對於人生原是看得那麼嚴重而又冷淡的。當我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，他一步跨進那凌亂的家，立刻有不愉快的意思，他說，像這樣的家，我是不想有的，我看了你們的生活真怕。他用理智拒絕了少女的溫情，他好像頑皮而其實是正經，我們也真的在懊悔，爲什麼要有這樣一個家，不可以更近乎理想一點嗎？然而他却也會成了兩個小孩的父親，連南星也爲第二個小孩出世奔走了，他給我的信正如此說。在花溪的信中必提到我，我的家庭以及小孩，譬如給老人的信就說夢見我有第三個小孩了，而在給南星的寫得更稚氣更熱烈的